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五　　北史二十七

宋隱　從子愔　愔孫升　升孫欽道　升族弟翻　弟子世良　世軌　翻弟世景

許彥　五世孫惇

刁雍　子遵　曾孫冲　孫柔

辛紹先

韋閬　孫子粲

杜銓

宋隱字處默廣平列人人曾祖奭祖活父恭世仕慕容氏位並通顯隱性至孝專精好學仕燕主慕容垂位本州別駕道武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遷行臺右丞領選以老病乞骸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乃棄妻子匿長樂數年臨終謂其子經曰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爾不能富貴徒延門戶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有知吾不歸食矣隱弟宣

魏書曰隱叔洽為慕容垂尚書太祖圍中山洽專守北圍當洽所統官軍多被殺傷太祖特深忿恨城平殺之子順訓並下腐刑宣洽第四子覲此則宣之仕魏獨不識王裒高義也

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博陵崔建從子愔俱徵拜中書博士後拜侍郎行司徒校尉卒謚簡侯宣孫瓊字普賢以孝稱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卒於家愔爵列人子長子顯襲爵無子養弟子

弁為後弁字義和父叔珍娶趙郡李敷妹坐敷事死弁至京見尚書李冲言論移日冲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彪為秘書丞請為著作佐郎遷尚書殿中郎中孝文曾因朝會次歷訪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帝稱善久之大被知遇賜名弁取弁和獻王楚王不知寶之也以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齊司徒蕭子良秘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為志氣謇諤不遜李彪而體韻和雅舉

止閑遼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右孝文曾論江左事問弁在南興亡之數弁以為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為幸後駕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絆者斬以徇三軍震懼莫敢犯法黄門郎崔光劾弁自代帝不許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并定四海士族弁專叅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陰短高門大族

意所不便者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又申達之并又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降抑頗為時人所怨累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并屢自陳讓帝曰吾為相知者卿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為政且常侍者黃門之粗冗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孝文北都之選李沖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并憾沖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抗沖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嗾及沖劾彪不至大罪并之力也彪除名并大

相嗟慨寤圖申復孝文在汝南不豫大漸旬餘日不見侍臣左右惟彭城王勰等數人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惟弁與司徒司馬張海歔欷流涕由是益重之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恩遇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冲帝每稱弁可為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為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先卒年三

十八贈瀛州刺史謚貞順弁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
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當推郭祚門弁笑曰臣
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儁秀
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待臣出後帝謂
彭人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
可怪長子維襲父爵為給事中坐謟事高肇出為益州
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大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
子薦為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

乂恃寵驕盈惲每以公理裁斷乂甚憤恨思害惲遂與維作計以富貴許之維見乂寵世日隆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送謀立惲惲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及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惲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乂言於大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為燕州昌平郡守紀為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惲尊親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惲眷賞而無狀構間莫不怪賤之及乂殺惲專斷朝政以維兄弟

前告懌微維為散騎侍郎紀為太學博士領侍御史
甚昵之維起遷通直常侍又除洺州刺史紀起遷尚書
郎初弁為族弟世景言維踈險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
業世景以為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為知子莫若父尚
書令李崇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維凶踈終敗
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為有徵後除營州刺史太后
反政以乂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懌事於鄴
賜死無後弟紀以次子欽仁嗣欽仁子欽道欽道仕齊

歷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事其州府佐吏使人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蒞處稱為嚴整尋為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子吏事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古令凡有疑事必詢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敢不敬憚欽道累遷侍中乾明中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弁族弟顗位魏郡太守納儐劉騰騰言之以為涼州刺史顗前妻劉氏亡後十五年顗夢見之拜曰新婦令被處

分為高崇妻故來辭君泣然涕流穎且見崇言之崇後數日卒穎族弟鴻貴為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荆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不達令律見有梟首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弁族弟翻字飛烏少有操行人以剛斷許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河南尹初翻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

霑地縣舊有大枷時號彌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墻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鎻之小駒既免入訴宣武宣武大怒杖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明法豈不欲作威買名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為洛陽迄於河南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名大減損卒官累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上書左

僕射雍州刺史謚貞烈翻弟瓛瓛子世良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翻在南兗州屢有戰功行臺臨淮王彧與語奇之孝莊以尒朱榮有不臣跡將圖之密令彧將兵赴洛或在梁郡稱疾假世良都督令還南兗發兵聽期世良請簡見兵三千期五日必到洛陽并陳三策彧皆不能從尋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户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河内太守田佑贓債百萬世良檢按未

竟遇赦而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後遷殿中世良奏殿中主齊會之事請改付餘曹帝曰卿意不欲親庖厨邪宜付右兵以為永世河州刺史梁景叡抱罕羌首恃遠不敬其賀正使人頻年稱疾奏州刺史陳悅受其贈遺常為送表世良並奏科其罪帝加之謂長孫稚曰宋郎中有家風可重也後拜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

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居之辟盜多萃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穭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訴訟者謂之神門其岺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

丁金剛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
惟善政清亦徹底令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
後卒於東都大守贈信州刺史世良强學好屬文撰字
畧五篇宋氏别録十卷子伯宗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學
多所撰述至齊亡不徙職遂不入仕隋大業初卒於家
世良弟世軌世世軌幼自修整好法律天保初歷三尚書
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為
都官郎中有囚被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奏

其狀遂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刼河橋吏捕
按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昻為廷尉以為反數年
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刼奪惟殺魁首餘從坐
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决定嫌
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為侍中二人絶焉南臺囚
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
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
宣引見二人親勑世軌曰我知臺欺事久卿能則理抗

衛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
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羣顧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
鯁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
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無子翻弟世景世景少
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讀誦博覽羣言尤
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上第再遷彭城王勰開
府法曹行參將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孝文甚嘉異之
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

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緦每稱曰宋世景精微尚書僕
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游肇常委之世景既才長從
政加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左僕射源懷引為
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還七
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不虞懷大相委重還薦之
宣武以為不減李冲

魏書載懷言曰宋世景文武才畧當今寡匹清平忠
直亦少其比若陛下任以機要不減李冲

帝曰朕亦聞之後為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横號為難制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為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名誡之

魏書載世景誡遠慶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前一不相問今日後終不相拾

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屬縣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聽事未嘗寢息

魏書曰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節來

者皆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密語

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奸擿伏若神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自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於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曾撰晉書竟未就遺腹子季儒位太學博士曾至譙宋間為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人咸悼惜之道璵少而敏

俊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坐愉反得罪
作詩及挽歌詞寄之朋親以見寃痛道璵又曾著作郎
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
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道璵從孫孝王學涉
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
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
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文見
勒成三十卷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北齊書文苑序中又言孝王才性入館諸賢皆不逮

此所記亦本齊書循吏傳何矛盾乃爾

周大象末預尉遲迥事見害

愚按與迥事者忠本史言誅死令正之孝王先後得

毀無乃皆以迥事

許彥高陽新城人彥少孤貧好讀書從沙門法叡受易

太武徵令卜筮頻驗遂在參軍參與謀議彥質厚慎密

與人言不及內事帝以此益親待之賜爵武昌公拜相

州刺史在州受納違法詔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罪也卒謚宣公子熈襲熈弟宗之歷殿中尚書定州刺史封潁川公受勑討丁零既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宗之宗之怒歐殺超超家人告狀宗之上超謗訕朝政文成聞之曰

魏書載文成言曰必詐也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是言

此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於市元康弟䕶州

主簿子詢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儁常稱其家風累官太中大夫卒贈吏部尚刺冀州刺史恂弟惇字李良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為畿郡軍國責辦賦斂無準又勳貴屢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上下無怨政為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頌天下歷魏尹齊梁二州刺史政並有治聲遷大司農會王思政入據潁城師出攻之惇常

督漕軍無之絕引淯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
美鬚顏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
鬚稱美以刀截之惟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
齊鬚公歷尚書右僕射特進以年老致仕三年卒惇少
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為之乾
明中邢劭為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
宋欽道出邵為刺史朝議甚鄙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
顯與邢劭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同列諸人或談說

經史或吟咏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好劇談又
無學術或坐杜口隱几而睡不為勝流所重次子文紀
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卒於隋相州刺史
刁雍字淑和勃海饒安人父暢晉右衛將軍初晉時劉
裕微時負社錢三萬違時不還暢兄逵執而徵焉及誅
桓玄以嫌先誅刁氏雍為暢故吏所匿遂奔秦姚興以為
太子中庶子及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魏請於南境
自効明元假雍建威將軍雍遂於河濟間招集流散傳

徼邊境雍弟彌時亦率衆入京口共討裕裕頻遣兵破
之明元南幸灅朝於行宮帝問曰縛劉裕者於卿親疎
雍曰伯父帝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於是假雍鎮東
大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别立義軍

魏書曰雍招集義衆得五千人遣撫慰郡縣土人盡
下送租供軍叔孫建攻東陽平其北城三十許步雍
請以時入取又請將義兵先入建皆不從會檀道濟
等救青州雍謂建曰賊畏官軍突時以鎖連車為函

大峴以南狹隘不得方軌請將義兵五千邀除險破

之建以兵人疲病引還

又詔雝隨機立効雝於是招集譙梁彭沛人五千餘家

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遷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伯後除

薄骨律鎮將雝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

魏書曰雝表曰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

六里東南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

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為之

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奔頹渠溉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

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令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絶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

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粮道多深沙車

牛糧阻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水運

魏書載雍表曰臣聞鄭國之渠遠引懷海之粟泝流數千周年乃一至猶稱國有儲粮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穀二千户一船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兵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屯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

又不費田

又以所綰邉表常懼不虞造城儲穀置兵備守

冊府元龜載𢈔表曰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邉表其人散居無依脫有妖奸必致狼狽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

詔從之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功

魏書載雍和平六年表曰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故帝堯修五禮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樂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則無違惟聖人知禮樂不可已作樂應天制禮配地所以治天道而治人情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遲仲尼傷禮樂崩亡自

衛返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翦棄道術坑燼儒士蕭
韶來儀不可追矣漢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
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
劣殊軌慨然制興作之意博士曹褒因上疏求定諸
儀為漢禮終休廢不行及魏晉兩朝修而不備伏惟
陛下恭已御世方鳴和鸞以陟岱宗而三禮缺於唐
辰象舞替於周日史乏封石之文王絕清頌之響良
由禮樂不興王政有虧故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

禮由樂所以防淫故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謂宜修
禮正樂以光聖治詔公卿集議會高宗崩遂寢
皇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
特見優禮錫雍几杖劒履上殿月致珍羞雍性寬柔好
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為詩賦論頌并諸雜文
百有餘篇又汎施愛士怙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
十餘篇以訓子孫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謚曰簡子遵
襲爵遵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太和中例降為侯嘗經

篤病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謚曰惠子楷早卒子楷冲字文朗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緯筭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

精博刺史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冲為功曹主簿非所好也不關事務為講學為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冲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强禦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抗表極言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冲曾祖雕作行孝論以誡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以棺槨至秦以後生則不能致養死

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蘧蒢裹尸倮而葬者確而為
論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今所存者棺
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復用繪綵斂以時服轜車止
用白布為幔不加畫飾名為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
明器雜物及冲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齋遺旨河南
尹丞張普惠謂為太儉貽書於冲叔整令與通學議之
冲乃致書國學諸儒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神麚末冲
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為司空並以高選頻辟

記室參民孝明將親釋奠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
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甄琛舉其才學奏徵焉及卒國
國子博士高凉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
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楷弟蟄字景智少
少大度頗涉書史太和十五年為奉朝請孝文都洛親
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累遷黃門郎

魏書曰延昌三年世宗親選百官於朝拜右軍將軍
尋轉驍騎將軍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將誅

元乂事敗傳首親故莫敢視盤弟婦即熙姊遂收其屍藏之後還熙所親幾為乂陷幽繫之賴御史王基

前軍將檢事使魏子建理雪獲免

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達本鄉賊亂奉母客齊州既毋卒母即高允女崔光崔亮皆經允接待是以涼㷔之既光等每致拜天平四年卒於鄴贈司空公謚文獻盤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聲酒自娛然貪而好色為議者所貶子柔字子温少好學

留心儀禮性強記氏族內外皆所悉居喪母喪以孝聞
初為魏宣武挽郎解巾司空行參軍齊天保初累遷國
子博士中書令魏收撰魏史啓柔等同其事柔性專固
自是所聞收常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為五等爵
邑承襲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
嫡孫弟柔以為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
曰案禮立嫡以長故為長子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
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為傳重故

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其弟衍鄭注曰仲子為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為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

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為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為祖母三年太宗傳重故也今議乃以嫡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為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為父後則嫡孫之弟理應得為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既得為祖服斬而不得為傳重未之聞也若用喪家親親之義本不應舍嫡子而立嫡孫若從周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

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云嫡婦為舅姑後者則舅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絶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為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為宗嫡可得而變則為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七年卒柔在史館未久

魏書中與其内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為時論所譏刁氏世榮貴然門風不甚修潔為時所鄙雍族孫雙字子山少好學兼涉文史雅為中山王英所知賞位西河太守為政清簡吏民安悅及中山王熙起兵誅元乂事敗熙弟略投命於雙雙藏護周年時購略甚切略懼累雙求送出境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所難遇耳今遭知已視死如歸願不以為慮略復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靈太后反政知略因雙獲濟徵拜光禄大夫時

略姊饒安公主刁宣妻也頻訴太后乞徵略還乃以徐
州所獲俘江革祖暅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令至境
迎接孝明末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
等招聚亾命公行刼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
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處令桃弓
追捕悉擒獲州境清肅孝莊初以功封曲城鄉男孝武
初遷驍騎太將軍右光禄大夫興和三年卒贈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清穆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父淵仕西涼王李暠為驍騎將軍及涼後主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授歆死於難以義烈稱西土涼州平紹先内徙家於晋陽明敏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等甚相友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裾皂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魏時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為下邳太守為政不甚皦察舉其大綱而已惟教民為治產禦賊

之備及宋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經屯呂梁卒於郡贈并州刺史晉陽侯謚曰惠子鳳達耽道樂古有長者名卒於京兆王子推國常侍鳳達子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遷司空主簿咸陽王禧妃即祥妻之妹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謗獨詳蕭然不預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為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

餘別獲真賊後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反梁遣來援緣淮鎮戍相繼降沒惟祥堅城固守梁又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祥出不意襲之賊大崩

魏書曰祥時出挑戰僞退以驕賊賊果日來攻逼不復自備乃夜出襲其營將曉矢石交下賊大崩

擒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論功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悅恥勲出其下陷之執政竟不行胡賊劉龍駒

作逆華州除長安定王爕征鹵府長史仍為別將與討胡使薛和滅之卒贈南青州刺史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聰穎有孝行尤為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門内之法為時所重稍遷司空高陽王雍田曹參軍少雍清正不憚强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託路絶時稱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雍及吏部郎中李憲俱以少雍為舉首卒於給事中少雍妻王氏有德義少雍

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鳳達弟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有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疋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百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歷汝陽太守還水滂民飢表請輕賦帝從之遂勅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除平原相徵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

郡贈後將軍幽州刺史子子馥字元顯早有學行累遷平原相父子并為此郡吏民懷安之北海王顥入洛子馥不從孝莊反政封三門縣男天平中除太尉府司馬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盜子馥受使檢覆因辯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奸黨多依之寮造兵仗表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後卒於清河太守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為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韋闔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冠族父逵燕慕容垂大長秋卿闔少有器望遇慕容氏政亂避地薊城太武初拜武都太守卒郡孫儁早有學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温和廉讓為州里所稱太和中襲爵歷都水使者宣武崩領軍於忠矯擅威刑儁與左僕射郭祚昏嫁故亦同時遇害臨終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追贈洛州刺史諡

曰貞子子粲齊王蕭寶寅為雍州刺史引為府主簿轉録事參軍及寶寅反子粲與弟子典執志不從相率逃免雍州平賜爵長安子晉太中累遷中書侍郎孝武入關子粲歷行臺左丞南汾州刺史少弟道諧為鎮城都督元象中齊神武命將出討子粲及道諧俱被獲送晉陽子粲後卒於豫州刺史謚曰忠子粲兄弟十三人並有孝行居父喪毀瘠過禮既葬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弟榮亮博學有文才德行仁孝為時所重歷諫議大夫衛

大將軍卒贈河州刺史子綱有操行才學見稱開皇中位長州長史闔從叔道福父羆爲秦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仕秦王堅爲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有志畧歷盱眙南沛二郡太守與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擁州内附賜爵高密侯因家彭城卒贈兖州刺史謚曰簡子欣宗

魏書曰欣宗從父弟東海合宗生子元恢有氣幹孝昌初值刺史元法僧據州外叛元恢招聚同志潛規

充復事泄遇害時人傷惜之

闡從子崇字洪基父肅隨劉義真渡江位豫州刺史崇年十歲父卒母鄭氏携以入魏因寓居河洛少為舅兗州刺史鄭儀所器賞位司徒從事中郎孝文納其女為充華嬪除南頳州太守不好發擿細事恒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安帝聞而嘉遂賜帛二百匹還洛累遷河南邑中正崇頻居衡品以平直見稱出為鄉郡太守吏滿歷代吏民詣闕乞留復延三年後卒

閭族弟珍字靈智孝文賜名父子尚位樂安王良安西府從事中郎珍少有志操歷尚書南部郎孝文初蠻首桓誕歸疑朝廷思安邉之畧以誕為東荆州刺史令珍為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至桐栢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懷附淮源舊有祠堂蠻恒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以酒脯代犀蠻從約凡所招降七萬餘户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賜爵霸城子後以軍功

魏書曰司州民樊道蓋自署刺史規欲以州內附詔珍援接之蕭道成遣將苟元賓據淮逆拒珍分遣鐵馬毋上流潛渡親率步士與對旗鼓始交甲騎奄至腹背奮擊破之詔珍移鎮北陽雍州刺史陳顯達率衆來寇珍語將士曰彼初至氣銳且共堅守待其攻我疲倦擊之未晚於是憑城相持旬有三日夜開城門掩擊之遂奔潰

進爵為侯累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所在有聲績朝廷

嘉之還龍驤將軍賜驊騮二疋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名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之尋轉荆州刺史與尚書盧陽烏征赭陽為齊將垣歷生蔡道恭所敗免歸鄉里臨別謂陽烏曰主上聖明志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後駕征鄧汚復起珍為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鄧汚既平試守魯陽郡孝文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累將軍正太守

珍從至清水帝曰朕頃戎車再駕卿恆翼務中軍令日之舉亦欲引卿同行但三鵶險要非卿無以守因敕還及孝文崩於行宮秘匿而還至珍郡始發大諱還除中散大夫尋加鎮遠將軍大尉諮議參軍卒贈本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懿長子纘年十三補中書學生聰敏明辯為博士李彪所稱再遷侍御中散孝文每與德學沙門談論往復纘掌綴錄無遺頗見知賞累遷長兼尚書左丞壽春內附尚書令王肅出鎮揚州請纘行梁郡太

守任城王澄代肅為州復啓纘為長史澄出征後梁將
姜慶真乘虛攻襲遂據外郭雖尋克復纘坐免官纘弟
彧亦有學識稍遷東豫州刺史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
酋田亦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為寇掠自彧至
州魯生等咸殘啓修敬不復為害彧以蠻俗不識禮儀
乃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
習武州境清肅罷還遷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為長
史尋以本官兼尚書為幽夏行臺以功封陰盤縣男卒

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文子朏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家粟造粥飼饑民所活甚衆解褐太學博士累南郢州刺史田夷啟稱朏父珍往任荆州愚治夷夏乞朏充南道別將領荆州驍勇共為腹背詔從之未幾行南荆州事還東徐州刺史梁遣其郢州刺史田粗憘率衆來寇朏於石羊岡破斬之以功封杜縣子卒贈侍中雍州刺史謚曰宣

杜銓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父嶷燕慕容垂秘

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有長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為中書博士初竇太后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令方改葬外祖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為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為美中書博士杜銓家在趙郡是杜預後令於諸杜最密及名見銓氣貌瓌雅帝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欲也以為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送豹柩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近何緣僑居趙郡乃延

引同屬魏郡再遷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卒贈相州刺史魏縣侯謚曰宣銓族孫景學通經史州府交辟不就景子裕字慶延雖官非貴仕而文學相傳仕齊位止樂陵令齊亾退居教受中無家子正玄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

隋書曰正玄字慎徽自八世祖昌文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涉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間

隋開皇十五年學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内惟正玄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

隋書曰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素甚不悅久之

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名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
賦正玄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始異之
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
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屬吏部選期已過
注色令還期年重集素謂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矣又
試官人有奇器賦並立成文不加點素大嗟之命吏部
優曹敘司以擬長寧王儼記室參軍時素情背曹官及
見曰小王不盡其才也晉王廣方鎮揚州妙選府寮乃

以正玄為晉王府參軍後豫章王暕鎮揚州又為王記
室卒正玄弟正藏字為善亦好學善屬文開皇十六年
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尚書商湯誓
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應時並就又無點竄時射
策甲第者合奏曹司抑為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為丙
第授純州行參軍遷梁郡下邑縣正大業中與劉炫同
以學業該通應紹被舉時正藏弟正儀貢充進士正倫
為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命當世嗟美之著作郎王邵

奏追修史司穀大夫薛道衡奏擬從事並以見任且放
還九年從駕征遼為夫餘道行軍長史還至涿郡卒正
藏為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
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為當時異又以為文軌二十
卷論為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寶而行之多資以解褐
大行於世

隋書曰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
謂之杜家新書云

論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畧榮名宣愔並保退素咸見徵辟可謂德門者義和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扳萃出類嘗有以[illegible]識無子之嘆豈無羊舌宗祀不亡蓋其幸也翻[illegible]而斷務世良昆秀雅有家風道謨卜筮取[illegible]學淺才靡才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illegible]構之義也辛章不須門風杜銓所在為重

正玄難兄難弟美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三